



# 大河奔流遗落的一朵浪花

阿舍  
著

古粗 主编

悄吟文丛  
(第二辑)



中国言实出版社

## 作者简介：

阿舍，20世纪70年代生于新疆，现居银川。文学创作一级，供职于宁夏文学艺术院。作品散见于《人民文学》《十月》《钟山》《江南》《天涯》《芙蓉》等国内文学期刊。出版有长篇历史小说《乌孙》，短篇小说集《核桃里的歌声》《奔跑的骨头》《飞地在哪里》，散文集《我不知道我是谁》《流水与月亮》《白蝴蝶，黑蝴蝶》《撞痕》，随笔集《托尔斯泰的胡子》。曾获十月文学奖、第九届宁夏文学艺术一等奖、《民族文学》奖、《朔方》文学奖。


悄吟文丛（第二辑）

古稻 主编

大河奔流遗落  
的一朵浪花

阿舍

著

 中国言实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大河奔流遗落的一朵浪花 / 阿舍著. -- 北京：中国言实出版社，2020.12  
（ 吟文丛 / 古耜主编 . 第二辑）  
ISBN 978-7-5171-3643-9

I . ①大… II . ①阿… III . ①回忆录—中国—当代  
IV . ① I251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20）第 256017 号

出版人 王昕朋  
责任编辑 李 颖  
文字编辑

出版发行 中国言实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朝阳区北苑路 180 号加利大厦 5 号楼 105 室  
邮 编：100101  
编辑部：北京市海淀区花园路 6 号院 B 座 6 层  
邮 编：100088  
电 话：64924853（总编室） 64924716（发行部）  
网 址：www.zgyscbs.cn  
E-mail：zgyscbs@263.net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版 次 2021 年 1 月第 1 版 202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规 格 787 毫米 × 1092 毫米 1/32 10.5 印张

字 数 200 千字

定 价 59.00 元 ISBN 978-7-5171-3643-9

# 目录

## 第一辑

大河奔流遗落的一朵浪花 / 003

1989 年的火车 / 019

白蝴蝶，黑蝴蝶 / 043

我不是来看电影的 / 072

火之吻 / 083

一日之界 / 094

小石桥记 / 114

捕鱼者 / 132

魔盒 / 153

风吹过 / 182

沙漠，或梦想 / 198

## 第二辑

断想：作为细节的上圈 / 221

流水与月亮 / 249

浮云归处 / 267

坚硬的呓语者 / 283

山鬼 / 301

为什么是散文？ / 319

第一辑





## 大河奔流遗落的一朵浪花

### 1

1899年春天，正是丁香馥郁之际，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第二次来到“荒凉得如同月亮上一样”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这年年底，他从叶尔羌河乘船，循浑灰宽阔的塔里木河而下，于12月7日在塔里木河下游的英格可力镇上岸。此时塔里木盆地大寒已降，冰凌凝固了河面，所以，虽然斯文·赫定希望到西南方的罗布泊去，但他必须等到翌年春水冰河化冻，才能够继续这次著名的行程。

驻扎在英格可力，是斯文·赫定早就计划好的，于是，一待上岸，他便着手建设他的过冬基地。他的帮手可谓众多，有从喀什噶尔起程一路沿河岸护卫他的航船的哥萨克骑兵，有附近的首领和居民，有作为仆人和助手的维吾尔人和罗布人。所以，上岸不久，他们就用芦苇和干树枝，在岸边的沙土地上搭建了一个由一间马房、两间芦舍、三四个帐篷

组成的临时村庄，以此为进入罗布泊做中途修整和最后的线路勘探及物资筹备。

斯文·赫定的船队在英格可力一靠岸，当地首领就对他表示了欢迎，彼此致意之后，斯文·赫定便安下心来，在他的临时村庄里过起一段悠闲快乐的日常生活。而这个临时村庄，自搭建之日起就显现出一种强大的吸附魔力，不仅附近的土著居民争相前来，更远处的商人和旅行者在听到消息之后，也都络绎而来一瞧究竟。不出几日，当地人便给这个村庄起了一个名字——上帝所造的房屋（译义，罗布语）。

斯文·赫定的名字因此迅速传开，以至于到了1900年2月，这个临时村庄已经成了远近闻名的集市。一时之间，俄国商人、维吾尔族商人、哥萨克商人纷纷汇聚于此，他们中有的从库车运来茶叶和粮食，有的从库尔勒运来毛毡、蜡烛、帆布等与旅行有关的商品，不仅如此，附近的铁匠、木匠、成衣匠也涌向这里，他们沿着村庄四周，依次排开他们的铺子。人们在这里喝茶、谈笑、做交易，欢笑声中夹杂着狗叫与马嘶，英格可力似乎从没有这么热闹过，河岸上的日子因此充满了希望。

在英格可力的这段时间，斯文·赫定的随从当中又加入了两位罗布人，正是在三位罗布人的帮助下，斯文·赫定完成了考察罗布泊夙愿，并意外发现了埋于黄沙之下的“楼兰古国”，从而引来二十世纪初，西方诸国抢夺西域宝藏的一场掘宝竞赛。

但是英格可力的热闹仅仅持续了几个月。仿佛大河在奔流中弹起的一朵浪花，骤起急落，未等领略凌空的欢欣，便又重归浑灰的水流。1900年3月，斯文·赫定前脚离开此地，化冻的河水便一步冲上河岸，活像一头饿了一冬的猛兽，一口吞掉了河岸以及河岸上的一切。斯文·赫定后来听说此事，惋惜之情长萦于胸。因为，在他心中，这个被誉为“上帝所造的房屋”的村庄，已经成为他在亚洲腹地探险诸多骄傲里的一个，而离开英格可力之前，他还自信地认为——这个村庄将在他离开后存在许多年。

## 2

现在就要说到我的出生地，它被称为“乌鲁克”，与英格可力一样，同为塔里木河下游河岸上的一个小镇。它距离英格可力三十多公里，在清朝末年的《大清一统舆图》上，它被标明是英格可力镇的一个善后局。“乌鲁克”“英格可力”皆为维吾尔语，“乌鲁克”意为“大海子”，“英格可力”意为“新潮”。所谓“善后局”，百度词典上这样解释：指清后期在战事频仍的新疆地区所设立的一个特事特办的官署机构。

若是继续向前追寻，依据汉代西域三十六国的地图所标，这一带该属于古渠犁国，即现在的尉犁县。而古渠犁国在公元4世纪之前，曾是西域“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它

存留于世的营盘遗址素有“小楼兰”之称。但是，因为史籍缺乏乌鲁克或者英格可力与“丝绸之路”具体的相关记载，而“丝绸之路”在四世纪之后很快又为使者商贾放弃，故而此地历史与人文的厚度更多则要依靠生息在此地的人们自身的记忆。

到了清朝末期，这里的居民还主要是那些从九世纪到十五世纪逐步在新疆形成的主体民族——维吾尔人。在这些维吾尔人中，有一部分人的身份更加特殊，他们就是与楼兰古国有着秘密联系的罗布人。更早时间，这些罗布人还隐居在塔里木河尾间——米兰和若羌境内罗布泊附近的村落里，只是到了十九世纪末，因为罗布泊湖址迁移、塔里木河河水减缩、改道，他们中的一部分人不得不溯塔里木河而上，来到塔里木河下游的英格可力、卡拉一带居住。

事实上，以上这段叙述无论从行文章法，还是它在我生命里的位置，都显得可有可无，不甚必要。因为，若从读者角度来看，凡是对这片地域有兴趣的人都可以通过其他阅读途径获得更为精细和丰富的知识；若以我的感受而言，它远非我所成长的那片沙漠，更不是那条翻滚着我年少身影的大河，而与这片地域相关的历史伟人与名人，他们也从未在我的少年时代进入过我的心灵，因此也从来没有教会过我什么。它与我记忆中——金黄色的沙丘、深蓝色的天空、炽烈的阳光、清凉的溪水以及野马般的欢乐——那个独一无二的乐园毫无关联。但是我仍然决定把它放在这里，仿佛企图将

自己的生命与这片地域的历史联结在一起；但也许，我这样做的真正动机，是因为我已经感到自己正从这段历史的河床上渐渐走失。

### 3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荒寂多年的塔里木河下游两岸忽然冒出许多人影，他们神情坚毅行影匆匆，说着有别于当地维吾尔人、罗布人的内地话，坐着解放牌卡车，带着测量水纹、研究土壤、记录植被等专业勘探工具，以一种令人钦佩和惊讶的速度，将塔里木河下游两岸的荒地、草滩、河流、湖泊、林木等生态资源数据尽数采集入案。这些人便是开垦塔里木河下游戈壁荒原的第一批军垦战士。很快，紧随在他们身后进疆的，是数十万名复员官兵和来自全国各地的内地知青。

“塔里木”是维吾尔语田地、种田的意思，但是当地人只习惯于称塔里木河下游尉犁县以南地区为“塔里木”，也就是包括我的出生地乌鲁克、英格可力、卡拉、铁干里克等地在内的塔河下游两岸的军垦团场所在地。

促使塔里木和这批进疆的复员官兵、内地知青以及他们的后代进入一段新历史的原因，与解放新疆的王震将军的一席话有关：“塔里木有两个英国之大，有三个陕西之阔，比当年垦荒的南泥湾要大几百倍……”省略号代表了王震

将军的未尽之言和未尽之意。显然，这未尽之意便是“开发塔里木”对于新中国建设的重要性。因为深尝解放新疆的艰辛与荣耀，王震将军比任何人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这片广袤土地之下有别于它外在蛮荒的内在富饶和远景。

王震将军这番话是在1949年进入新疆之前说的，两年之后，他便在1951年5月15日这一天的一个大渠首期工程竣工时，以昂霄耸壑的气魄，大声发出“向塔里木进军，要大戈壁给我们献棉粮”的时代召唤。那一天，四十三岁的他难忍内心的激动，矫健地从渠摆跳入大渠，完成了剪彩放水仪式。

1956年，“向塔里木进军”的召唤落实在行动上，就变为在塔里木地区组建若干个农场，主要任务便是开荒种地，扩大耕地面积。为此，从1956年到1962年，原以土著居民为主、人迹稀落的塔里木地区兴建起了七个农场，调集了数十万复员军人和内地知青。而这七个农场的意义，除了“向大戈壁要棉粮”，还有以下远虑：

“尉犁县面积将近六万平方公里，却只有万把人……沿线只有群克、卡拉、铁千里、英苏有星星点点的人家，如果不开发，一旦发生战争，敌人搞空降，这千里戈壁就成了他们横行无忌的真空地带，现在我们开了农场，修了水库，已经站住了脚，形势会变好的……”【《尉犁县文史资料第6辑》第8页】

## 4

我出生在这七个农场其中的一个——农二师三十二团，属地位于乌鲁克镇，而我以及我的伙伴们便是在“进军塔里木”所肩负的生产意义和战略意义下出生的“第二代塔里木人”。

关于那段艰苦岁月的记忆，多是从大人嘴里断断续续听来的一些片段：

“来了‘例假’也赶着去挖渠，生怕落下，一天干十六个小时的活儿，白天挖渠，力气小挖不动就抬土，土也抬不动怎么办？就在红柳抬筐的一头装个木轮子，推着来回跑。晚饭后接着干，剥野麻搓绳子……搓绳子干什么用？修大坝要用梢捆，抬土要用筐子，都是两只手编出来的……沙土里有毒蝎子，女人给吓得大叫，却有人不怕，用木棒夹起来，往嘴里一扔，吧吧吧地就嚼起来……还有成群的草螿子，闻见人味就连滚带爬地跑来了，钻进肉里，拿钳子都拔不出来，它们喝饱了人血，瘪瘪的肚子就鼓成一个个圆滚滚的小血泡，被咬了的地方又痒又疼，那玩意儿厉害着呢！鸡一只只地都给吸干了血死掉了。”

我并未亲眼见过这种不可抵挡的时代步伐，到我记事的时候，我的团场已经初具规模：水渠、农田、林带、居住区、菜园、果园、公路、医院、学校、商店、食堂、机关、工厂、民房，一个现代人类聚居区该有的内在结构已经完整成形，并在继续完善。而爸爸妈妈又在团部机关工作，所以我没有挨过饿，也没吃过几顿苞谷面馒头，更没有真正地下地劳动过，当然也就不曾真正品尝生活的艰辛、掂量过它的轻重。而越到后来，爸爸妈妈也越少谈及那段岁月，倘若提起，也是三言两语便猝然止住，既不细致也不完整，仿佛回忆会把那段艰难的岁月拖拽回来。

记忆的远去是否意味着一段生命的湮灭？大人们不喜欢谈论过去，或许是因为内心已经改变。那个将他们聚集在一起的时代召唤，已经随着激情的消退、运动的损耗、头脑的冷静，以及生活的困乏和简陋，变得疑虑重重。

## 5

希望仍要延续，如同生命生生不息。那些回城和落实政策的人走了以后，剩下的人就把希望搭建在下一代——我和我的同代人的身上。然而，年少的成长更多在于寻尝快乐，放弛体内单纯的力量与热量。对于父母心中的焦灼与期盼，我总是不管不顾。所以，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我全部的热情只在于向沙漠索取欢乐，而沙漠，也慷慨如一位仁慈的

神祇，但凡它有的，能被我感知的，都赋予了我。

沙漠距离我如此之近，它绵延的身躯就在不足一公里的防护林外，好像我的皮肤，伸手就能触摸。无风无雪的假日，沙漠是我们最亲近的游乐场，我和伙伴们冲进它柔软洁净的怀抱，粗鲁得像群野人。淡金色的沙包此起彼伏，摇篮般摇荡着我们的欢乐。蓝天高远，沙丘连绵，寂静宛如一位坐在我们身边的慈爱老者，纵容着我们的嘶喊和奔跑。沙漠里也有波纹与海浪，它们是静止的，只有清晨金黄色的阳光才能呈现它们全部的美。蓝天下，那些波浪的纹路又清晰又柔弱，光线斜洒过来，就连最微小的皱褶也产生了阴影。在一些饱满的沙丘上，波浪沿着沙坡的倾斜度，婀娜地伸展而去，在下一座沙丘的谷底与另一些波浪交汇。夜晚像一个魔术师，每天清晨呈给我们一个不同于昨日的沙漠。这时候走进沙漠的我们会十分安静，因为我们所看到的、呼吸到的、感受到的是一个崭新的世界。这个新世界的完美表现在简单纯净的颜色上，表现在清冽纯一的嗅觉上以及细腻新鲜的触觉上。它好像处子一般光洁，而我们的顽劣显然被自然界的完美震住了。我记得我小心地呼吸，每吸一口都仿佛喝了一大杯冰镇糖水，而每一次，我都把湛蓝的天空看作一对清澈的大眼睛，想象它宁静地注视着我。接着，我轻轻伏在一根波浪身边，先是用手去触摸它微硬的浪峰。必须极其小心地触摸，浪峰才不至于被破坏，哪怕滑落一粒沙子，波浪就失去了原先的完美。接着我开始寻找那些最微小的皱褶，依